

說部叢書

集二
編一十九第

哀情小說

卷下

斷雁哀絃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歷史
小說

曾宗鞏譯

希臘興亡記

定價
二角

各存千羅史詩當作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初版發行

(斷雁哀絃記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著 作 人

天 毅 漢 笑

發 行 人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模 市

印 刷 人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昌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昌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長 春
西 安 太 原 濟 南 開 封 成 都 重 慶 漢 口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長 沙 安 慶 蕪 湖 南 京 南 昌 杭 州 蘭 谿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桂 林 雲 南 澳 門 香 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斷雁哀絃記下冊

第十二章

小達蓮方坐地上。以蠟娃置搖籃中。見母歸。一躍而起。曰。母歸乎。阿母離此兒殊寂寞。母其攜兒一謁祖姨槐尼乎。兒殊樂見此人也。梅瓣兒則抱之於懷。吻之曰。嬰兒。我輩今至渠處。將永不返家矣。達蓮曰。兒甚樂之言。已四顧室中。似甚畏怖。者乃曰。母乎。我今有一密語告母。梅瓣兒乃以耳就達蓮之唇。達蓮低語曰。此間有鬼物也。阿母知之乎。我每於夜間聞其蠕蠕之行動聲耳。兒甚懼之。梅瓣兒力抱之曰。兒前此胡不早以語我。達蓮曰。我恐彼刼兒以去。母離我時。彼常來此。阿母其勿再離我可耳。梅瓣兒曰。我從今不更離汝。我從今不更離汝。乃拾地上蠟娃置諸達蓮腕中。曰。愛兒。我輩往視槐尼祖姨也。達蓮曰。此大佳事。我輩卽去爲佳。梅瓣兒曰。我輩去後不更歸矣。達蓮曰。妙哉。妙哉。我知此鬼物必不敢一近祖姨。海利波以其聲之巨。足以震懾鬼物。使不敢近也。雖然。兒則不以其聲之巨。

而畏之。兒冠在此。母其行乎。

梅瓣兒曰。兒且少待。俟阿母整理行裝。於是達蓮依依左右。其心實畏懼鬼物也。梅瓣兒於其嫁時。攜來小衣箱二事。已足裝載。今日之行。行李梅瓣兒在閨中。本少有珍飾貯諸一小盒中。深藏衣篋之底。今見此篋之鎖已撬開。珍飾之小盒則不翼而飛。梅瓣兒確憶此物。前日尙存。蓋於前日拂拭衣箱時。曾取出視之。復置於舊位。爾時達褚亦在室。憶盒中有一襟針。乃阿母所留遺。將留以待達蓮長成時。與之。今竟失其所在。徧覓亦未可得也。乃至其父臥室中覓之。則小盒在其父榻下盒上之鎖式。本普通。已爲削鉛筆之小刀所劈。盒中早空。諸所有彼竊此物之爲誰。豈待問乎。梅瓣兒喃喃然語曰。苦哉。吾阿父也。

此時梅瓣兒噙淚以收拾行裝。惟於安德流之物。則一無所動。未及一刻。則已飄然攜達蓮至街外。欲呼馬車。以衣箱運其上。忽又憶馬車之費尙無着。囊中蓋空空如也。惟纖手尙有兩指環。一爲訂婚時者。一爲結婚時者。乃取其一向質庫典。

之得兩適物令（金幣）梅瓣兒初頗猶豫。既思今姑暫時質之待有力時我再贖還之可耳。此兩適物令中三十先令爲金幣餘悉爲銀幣。囊中有此可略充裕。遂雇一車與之議值。後卽引之入軒取衣箱。時司推芬適自外入。手中仍握寄達褚之函。見梅瓣兒狀乃謂之曰。若至汝父處耶。渠不在也。梅瓣兒不答。惟緊握達蓮之手。匆匆上車而去。

海利波方自倫敦回。勃力士敦蓋以倫敦有三處正招請書記。渠往應招。歸也。至里門之次。斗見一四輪馬車。車頂有兩衣箱。迎面自遠而至。忽由車窗中現一極美小兒之面。并伸一玉雪之小手。執白巾而搖曳。銳聲呼曰。祖姨丈。祖姨丈。海利波亦呼曰。噫。此非小達蓮乎。急趨迎之。此時飛奔之速率。每小時當可六十英里。急呼曰。止。止。御者作惰聲曰。何事喧嚷也。觀君情狀。殆自醉鄉來乎。言已。勒其馬不動。海利波卽一躍登車。與梅瓣兒握手并抱。置小達蓮於膝曰。佳哉。我輩盼汝久矣。此事至可樂。吾妻見之必大喜。至於魂離軀壳而飛。又問達蓮曰。而父近作

何狀斯言一出。又自責曰。咄咄。我何魯莽。若此好光陰。不久。卽至稍待之可也。海利波言時。其聲如禮拜寺之巨鐘。御者幾爲之掩耳。揚鞭徐進。則喃喃然曰。瘦小之先生。我以汝之兩吻。爲一發聲之喇叭。否則汝身卽爲一大鼓。先生爾喉間。乃有極大之發音機乎。若巨礮者。必不能藏於汝瘦小之身中。奇哉尊體。旣不偉碩。何以聲音乃如之閼壯也。以余觀之。必有兩尊軀。方稱汝聲也。御者語時。又露齒而笑。爲狀殊和靄。蓋英倫御者。其性情恆多和順耳。海利波所居之屋。頗不荒陋。以住宅而兼商店者也。

屋旁一門。卽樓上居人所出入者。門亦頗精美。店窗之內。陳列婦女之衣飾。若外套領巾。手衣鞋襪之類。上有一橫額。大書曰。禪臣舊衣飾品發行所。屋之側門。卽達樓上。外嵌三銅牌。第一層之銅牌。書曰。嘉盧耳夫人高等跳舞學教授。來訪者叩門。第二層之銅牌。書曰。海利波槐尼先生寓來訪者。按鈴。第三層之銅牌。書曰。賒鐵密施黎邦彩色畫師來訪者。叩門。及按鈴。爾時一一向梅瓣兒指示之。此三

銅牌光可鑑。人海利波又指第二層之窗。示其母。女窗檻之上。盆花受風含苞。欲放。其色嬌媚。向人欲笑。乃按鈴曰。此卽我輩所居也。汝聞我之好鳥弄聲乎。時門忽自啓。海利波以一手抱達蓮。一手扶梅瓣兒上。此狹小之樓梯。御者則肩一衣箱。隨其後。槐尼已聞聲趨視。則見兩袖高捲。由手及臂。滿附麵粉。方調製布丁也。梅瓣兒旣入。槐尼急抱而親之。數四又擁達蓮於懷。時則此數人者。皆爲槐尼手中之麵粉所染。而室中麵粉飛揚。有如密霰。槐尼見御者肩衣箱隨之。殊莫明其故。細思少頃。恍有所悟。亦不詰問。第命御者以箱置室中。御者更以一箱至。槐尼則以啤酒勞之。迴視梅瓣兒之面。其中一切殆洞悉過半矣。故亦不贅一詞。且作歡迎狀曰。爾來甚巧。我方作肉糜布丁也。此品良足供四人之食。達蓮吾愛汝亦嗜此乎。汝若謂啖他人之布丁勝於我者。則我且以一人啖之。至盡。汝曹且不得嘗一嚮矣。達蓮曰。噫。祖姨不能獨享之。槐尼又笑而吻之。乃滌其手。并啓一罐頭沙丁魚。復薄切麵包。又回首視達蓮曰。達蓮汝姨祖將挈爾至蘇市。爾可以一囊。

滿載。麵。包。餅。乾。及。魚。往。彼。處。以。兩。辨。士。可。購。得。一。瓶。檸。檬。水。也。

達蓮聞言喜躍不已。曰。盍往盍往。海利波曰。汝之祖姨爲發號施令之長官而我乃軍士也。軍士未有不。服從長官之命令者。今長官命我往蘇市。我又奚敢辭。槐尼曰。今力十二點鐘。以馬車往四時當可歸。若稍遲一分者。爾將不得染指於我之布。丁汝可與達蓮一乘象。并往觀豹。駝趣去趣去。言已。驅二人出立樓梯目送之。歸至室中。抱梅瓣兒首貼諸胸懷。曰。吾愛今可悉以告我。但勿哭。哭則心亂矣。梅瓣兒忍淚以始末告槐尼。并謂嗣後將永不歸石軒矣。又以首枕槐尼之肩曰。我悵悵無所之故。至姨處也。

槐尼曰。吾愛汝若至他處。我必怒汝。不汝貸。我聞汝言。旣憂且喜。憂則憂汝之所遭。而喜則喜汝之竟來也。我今以心坎中言奉告我實愛汝。憐汝此間卽爲汝家。勿須他適矣。爾知我意乎。梅瓣兒曰。知之上帝必錫福於姨。槐尼曰。上帝相我輩。故令汝來此。我夫婦本極愛好。惟膝下空虛。不無太寂寞耳。今汝來此。使我室中。

平添孩笑之聲。其樂何可說也。且我等勿道及汝。夫詎本不宜有妻。顧何以……
槐尼語至此。戛然而止。梅瓣兒微覺之。私念惜槐尼。尙未知我之隱衷耳。因思彼
既愛我。若此。我奈何不以相告。乃曰。姨乎。汝乃竊怪我之何以嫁此人乎。抑知我
有種種苦心處也。梅瓣兒遂以犧牲己身以救父之事。備悉告之。

槐尼聞之。心中益讚梅瓣兒之賢孝。且拭淚語之曰。嗚呼。我強爾洩此祕密。以告
我。我殊惶恐。顧我乃永不洩於人。惟不能不告吾夫。因吾夫常詢我曰。彼可愛之
女郎何所取於安德流而嫁之乎。第我爾時亦無可回答。試思我又何從而繩吾
甥安德流之美行乎。已往之事。可勿思憶。我之布丁尙未製就。脫我更坐於此。與
汝閑談。則今晚且缺晚膳矣。我去後。若請臥此。沙發稍事休息。此間各物皆非本
屋所有。爲我所購得者。此屋裝飾極不完備。汝亦云然乎。言已。鼓唇作聲而去。梅
瓣兒待其去後。則徘徊室中。意態反若甚舒者。

第十三章

達褚自安德流家潛遁後。天尚未破曉。初梅瓣兒勸其勿洪醉。且曰。阿父亦可憐。爲達蓮少留餘地。父若不改此度。恥辱將及吾母女矣。達褚時已中酒。則哭笑無端。語言失次。曰。爾亦爲我留餘地乎。爾亦曾一顧及乃翁乎。汝輩將蹂躪之踐踏之。陷我入於泥滓之中。衣我以罪囚之衣。始稱若心乎。梅瓣兒忍淚曰。父其安睡。可乎。達褚曰。我不能睡。我且不敢睡。渠輩將乘我睡眠時。撕我成碎片也。若試觀之。此非魔鬼乎。語時。緊抱其女。而以手指門際。梅瓣兒視之。無物不覺。亦爲之玉肌起粟。乃極力慰藉之。并勸之早寢。遂卽別去。

達褚少選已復其神志。渠本思乘隙而遁。徒以礙其女在故中心震駭。致生惡象。第其所遭之事。乃大險惡。數小時前。并接得一函。謂捕票已出。不久當來拘捕。達褚自知於法律上無寬赦之希望。於是逃遁之心益決。思覓一人跡不到之區。暫隱此身。始可避之。此時達褚以心呈幻象。遂見憧憧之鬼影。似窗戶牆壁皆有蠕蠕蠢動之象。狀至可怖。意惟有白蘭地酒足以壯其氣耳。直至夜靜更深後。乃起

而然燭時決意潛遁。第必須挾資乃可。囊中所餘不及三十先令矣。卽家中略爲珍貴之品物亦似厭此醉漢而不欲與之共處紛紛離其家門以去所餘者僅一時表荷出售之可得七八鎊耳。自忖曰若可更得他物者則事濟矣。因思其女兒當有私蓄梅瓣兒之臥室與日用室爲比鄰門均虛掩略推之卽啓而達緒遂生其穿窬之心矣。

爾時達緒探首內窺則滌手之盆上燃一燈白羅之帳一母一雛固酣然沉睡也。試進一步以察彼動靜。彼母女仍木然無覺。遂悄然至日用室搜尋室中二箱其一已下鑰一則未鎖。達緒且悄悄啓其未鎖之箱則見其珍飾之小箱固儼然在此竊思此物爲渠母所留遺今我在困阨之中宜以之返我乃遽取而藏諸懷更一窺探其女則沉睡猶未醒。達緒心中似有所觸乃以足尖着地行近其女之榻畔屏息觀之而梅瓣兒手抱達蓮爲狀至美金髮蜷曲櫻唇微啓略露編貝之齒一手環抱其母之頸一手洒落衾上瑩潔如脂玉復覲以雪白之衣袖益增美觀。

也。此一種純任天真之狀態。雖名畫工莫能肖其萬一也。而梅瓣兒則雖在睡夢中。恆作輕顰迴憶。梅瓣兒幼時。已夫婦常立於搖床之側。以觀其狀。今日之達蓮。非卽當日之梅瓣兒乎。

於是潛回己室。以小刀啟此小盒。良不費力。將其中所有盡入己囊中。以此物至少可值三十鎊。并其時表而計之。足供數禮拜之生活。或可爲遠颺之策。乃探懷出時表觀之。方指四點。天色漸曙。野鳥離巢。飛集草磧之上。嚙弄新聲。達蓮穿衣時。亦手顫不能已。躡足至樓下。入餐室。見門已啓。而胃中酒蟲忽大活動。卽傾酒狂飲。乃甫及喉際。一切鬼魔之惡象俱避。酒味斂形而退。則酒之效力亦宏矣。因喃喃自語曰。佳哉。佳哉。惟兩手震顫。致杯中物傾瀉於領衣及汗衣上。渠顧不以爲意也。以爲酒痕着襟。其餘香可經久不滅。至大門許。門已下栓。達蓮拔栓而出。絕未聞有大聲。門一啓。曉風衝門而入。略呼吸清新之空氣。精神爲之斗壯。顧念此際將何往者。倫敦不可居。則必往鄉村中。乃決意前行。途中遇一警察。似

未注意及己。既過其前。迴首視之。則警察方視手中之紙。又視達褚。達褚大懼。遂故作雍容之態。徐步而行。少頃。酒癖復作。探首回望。欲得一酒肆。久之。方得一酒肆。顧其門已閉。達褚力捶之。而門內寂然。道旁一水槽。用以飲馬者。適有一貨車來。拖以兩馬。御者牽馬飲此人。狀頗活潑。見此紳士衣服不完。力捶其門。以爲必肆中人。夜出不慎。狼狽而歸也。則曰。先生縱力捶之。亦不能啓。得非已遺去鑰匙乎。達褚曰。休矣。何云鑰匙。此屋及其人皆魔鬼也。脫我居此者。渠輩敢不啓門乎。御者曰。先生既不居此。搗門何爲。達褚曰。我渴甚。頗思飲也。御者手指馬槽曰。渴乎。曷飲此。語時。作獠笑。達褚不禁爲之股栗。御者曰。我觀先生體頗壯實。何竟顛也。雖然。我亦嗜酒者。去此一里許。有一酒家。厥名爲獅子獨角獸。此店通宵不休。息我恆晨餐於彼。并飼吾馬。達褚曰。良佳。御者曰。試躍上我車。載君偕往可耳。達褚曰。且扶我上。我偶一失足。致踝痛不能距躍也。御者遂扶之上車。揮鞭疾馳。不久卽至。達褚則連吸白蘭地兩巨觥。并付御者之膳費。又以六辨士與御者詢其

何往。則曰。今日。至介爾福。夜間。仍駐於。是。明日。又載貨。至七當士。此爲。平日。往返之路程。其主。卽居七當士也。

達褚又詢七當士距倫敦遠近。云。可四十里。君有友在此處耶。曰。否。御者私念。此人殊可異。何閃爍。乃爾。達褚復入酒肆。又飲白蘭地。一巨觥。遂攜瓶而出。仍登其車。至伊撒。御者進膳。問達褚飲食否。達褚搖首。至丹姆士迪新。御者謂須停車於此。約一點鐘。達褚言。亦有小事。須勾當。至車將開行時。遂歸。歸時。乃大易其面目。矣。蓋達褚所云。有事者。已以其珍飾。變售。并剃其髻也。達褚離此御者。入一質肆。與質肆中人。爭值良久。遂以二十鎊典去其囊中之珍物。復至理髮店中。命剃去其髻。又欲將髮色。改染。店中人。則自誇染髮之技。極精巧。較諸戴假髮者。便益良多。先生若將髮色。改染。尊容當減輕二十年云。

達褚聞之。頗歎動。以彼本懼警吏之追捕。卽命理髮者。染之。染已。理髮者曰。今後先生。乃成一極俊之少年矣。達褚攬鏡自照。則顏色蒼白如寒霜。罩面。眼窩而面。

腫唇筋常抽動髮作不天然之藍黑色固一極可怖之少年也達褚遂返至貨車之上而御者猶未覺方緩步左近以覓客達褚卽由車上呼曰若何覓也御者聞聲驚顧曰噫君已在此乎然則行矣行矣至賴浦利復停車進膳達褚則枯坐其中惟瓶中白蘭地亦將次告罄矣達褚自染髮歸御者固未嘗見其狀每與之談亦默然不答下午五時車抵介爾福達褚之酒瓶空空如也御者扶之下見其狀乃大駭愕曰若非我所載之客也來此奚爲者

達褚曰汝殆着魔人人剪髮修髯乃人身體上之自由汝將目之爲怪事乎御者曰茲事我不能知但我所載之客爲有髯者且髮亦未染色也第我車定價載人至此須二先令汝趣付我達褚啟囊如數與之御者曰但我今不知應縱汝去否前日有一少婦被殺汝知之否言時又細審其面達褚愕然曰謀殺事我何能知御者曰若勿誑我茲事已傳遍英倫被殺者一少年女郎名埃蘭勃地年纔二十耳達褚曰若以此告我奚爲者縱我行耳御者曰今兇手尙未捕得方在偵緝中

也。而其肖像則已登報章之上。

時車傍適有一人過口銜稻草之一端似由馬廐中出者御者呼曰爾囊中有最近案兇手之肖像乎此人曰有乃自囊中出一紙并朗聲誦之曰年二十五髮色如沙左手之小指拳曲不直御者急取達緒之左手視之已乃垂其手此人又誦曰體高五尺十一寸狀如軍人御者曰是矣此人在吾手中其人搖首曰絕不相類此君高不逾五尺七寸且非軍人言已大笑御者曰雖然尙有多數兇手未獲也此間乃無人道之歟其人曰亦懸有賞格御者沉吟乃釋達緒曰我不載汝至七當士矣載爾一程乃大失所望趣去趣去。

達緒既得釋踉蹌而行念茲事爲道甚險脫御者告人以我之種種行狀恐偵者隨其後矣自思必速離介爾福乃取道而行復入道旁一酒家此酒家殊簡陋列長櫬數事并垢黑之桌達緒復擇一暗陬而坐以勿爲人所見也室中先有二人對酌喁喁私語初未留意忽有謀殺二字之聲浪直衝耳鼓乃凝神靜聽如知所

談者卽少年婦人謀殺事。一人則詳言其被殺之情形。一人謂偵騎已四出而報上且登有小照。然此人平日與女素有往還。因女死恐被嫌疑。故出走也。眞爲兇手者。乃較此人爲蒼老。且剃其髻而染髮作黑色也。頗聞形跡可疑之人。警察將盡捕之。

二人行後。達褚始敢起。購酒二瓶。瓶作扁形。藏諸衣囊中。夕陽斜掛於枝頭。倦鳥歸林。暮色蒼然起矣。乃一人躑躅途中。向介爾福交界之葛丹明行。途中人烟荒寥。默忖今夜將寄宿何所乎。偶於疏林之罅。見遠處小山之巔。似有人在夕陽光線中。而一二村舍向西之玻璃窗。與陽光相掩映。閃閃若萬道黃金。俄而天色漸黑。闇而達褚心中之險惡幻象。復呈於前。似有魔物追逐之者。達褚惟有飲酒以壯膽氣。不一小時而瓶酒已罄。又啓第二瓶矣。時中心如發狂疾。向前奔馳。又不審將至何地。迴首見己影以爲惡魔。尙追隨其後。乃起而與影相撲。顛頓於地大呼求救。